

資治通鑑補

得食是日德光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官禁門皆以契丹  
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德光謂  
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  
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德光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  
居皆如舊制而置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皆俛首不敢  
仰視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  
朝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  
安敢不來德光乃謂之曰爾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德光喜且素聞崧道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  
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德光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

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愛命匡威建瑋之子也

史建瑋事晉王克用

以及莊宗皆有戰功

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

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國重威即復舊名

德光

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

己而南及河德光以晉兵之眾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

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

且撫之徐思其策德光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

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

人皆罵之德光又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德光曰皇帝親冒矢石

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他人取之乎德光變色曰朕舉國南

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

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

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

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

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德光曰我不知也然則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

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德光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

晉

事見二百八十年

既而反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

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延壽曰

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德光悅

曰警惟大王所以處之

契丹封趙延壽爲燕王故稱之爲大王

由是陳橋兵始得免

分遣還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

秦繼晏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

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元年

以其

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

施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目而盡

兀欲始見於此爲後得國本

癸卯魏晉主石重貴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

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接送之又遣晉中

書令趙整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重貴在途

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所經州縣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爲

獻衛兵擁隔不使相見皆涕泣而去至於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

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

獻重貴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塞嘆曰天乎吾家何負爲此賊所破

慟哭而去 時契丹既滅晉中國大亂而楚王馬希範奢虐無度  
既醜弟希杲囚處士戴偃益無所忌憚遂起會春園嘉宴堂其費  
鉅萬加賦國中民不堪命牙將丁思覲知馬氏必敗乃廷諫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  
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出  
兵襄陽以趣京師倡大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  
窮土木爲兒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聽思覲頓目視希範曰孺子終  
不可教也乃捥吭而死 癸丑蜀主孟昶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  
繼勳爲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前燕  
京留守涿州劉晞爲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雷珪爲義成節  
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撫爲橫海節度使族人耶五爲鎮甯節度使

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

爲世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

漢將張彥超爲

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

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樞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爲

保大節度使旣而何重建附蜀

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

史匡威不受代

史匡威據

遷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聞契丹入汴自長安

入朝其裨將雷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

安 勅晉之絕契丹也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

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繼勳入朝德光責

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

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德光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

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

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

謂人曰契丹

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

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天武元年

我此行良

可憂德光遣契丹將述虬奚王拽刺勃海將高諶翰戍洛陽在禮

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九域志自洛陽東至

鄭州二百六十里

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聞德光聞在禮死乃

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

陽詭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

立於廷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德光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

樂每謂管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

給上國兵廩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

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

畿

大梁之屬縣爲東畿洛陽之屬縣爲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爲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



里閒財畜殆盡

鄭滑唐漢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德光謂判三司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爲畿

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首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

竭响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

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

給皆畜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 初晉主石重貴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

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

聞

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

之者數千人

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餘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

時又得吐谷渾財畜

事見前開運二年 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

萬人晉與契丹結怨知遠知中國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

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

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

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

陽併入郭後周移鄴道縣於安陽故城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鄴城則在縣之西北十里奉三表

詣契丹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

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

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

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而律德光

賜詔褒美及進畫觀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

優禮大臣則賜之加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枴人任私也歐史曰王峻持枴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知遠又遣北都副雷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給名馬德光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

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一 七

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

之可以蕩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

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

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鄴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

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

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

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

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

張從恩蓋

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

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晉後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 陳守恩

舉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王建立車唐明宗見

繼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李璟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爲燕王爲之副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他日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遠夷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

後晉天福十二年

唐主詭解乃止

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

張易謂景達曰羣小

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爲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與易性豪舉尚氣而能善規人過嘗爲歙州通判刺史宋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欲箠之而無因適匡業召易飲易乃先自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撼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尙醜愕然不敢競惟曰適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則自愧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唐主李璟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唐末喪亂諸陵多應發掘南唐自謂

禁唐之緒故請修復也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

史王建哲遊契丹帥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

郎韓熙載上疏以爲陛下恢復前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爲恨唐主亦悔之契丹主耶律德光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德光乃曰汝曹旣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徐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德光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德光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德光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德光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

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  
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  
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  
使如故德光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壬

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

兵與階成兵共北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蜀主

孟昶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與元兵也劉知遠聞何重建降

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古者

除王畿之外八州水伯所關三十國而爲道更有帥二百一十國

以爲州非有伯者也天下以爲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

陝以東召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

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曰當我爲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爲北庭節

度使亦以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

謂當時知遠不許開晉主石重貴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通歸晉

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榮澤史宏肇

武節軍到知遠所置見二卷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

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

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熾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退止之己已行軍司馬潞城

張彥威等三上牒勸進

潞右邑也隋置潞城縣屬潞州九城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知遠

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

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

界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城志在州中凡六十里

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

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若其暴虐奉國都頭



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恩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眾庚午旦斬恩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副後晏徐州人暉涇州人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能之括率錢帛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獨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甲戌晉主劉知遠自將東迎懿主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州縣後魏改曰受賜縣開皇十一年改并州南聞已過恆州數日乃遣兵戍承天軍而還承天軍在并州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

國四年改廣陽爲平定縣置平定軍縣  
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  
故晉主石重貴既出塞契

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

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  
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今人驅

一十五里陳元觀曰大元於錦州置縣  
度魯木榮安昌興滅神水也縣屬大定府路  
重貴不勝屈辱泣曰

辭超誤我下令我死  
事見上卷  
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

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而律德光聞晉主劉知遠卽位以通事耿

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

使以搆扼要害  
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皆自太原

州南下太行則至孟  
州故皆命將搆扼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見二百八十四  
教習

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遺

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日是而繁及契

資古里... 卷三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三十一... 十一... 思慮機

丹入汴縱胡騎打草殺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朝  
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掠斂  
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  
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潁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

晉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晉主令暉襲相州

在唐書地  
州志潁陽

漢武安縣地隋置潁陽縣唐屬磁州爲  
州治所九城志潁陽南至相州六十里

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

積兵器無守備！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

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王表晉陽言其狀 戊寅晉主

劉知遠還至晉陽自承天軍  
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

厚人無怨言晉主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寶客畜兵器

與術士遊吳越王錢宏佐欲誅之謂水邱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

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宏

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釋

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建二年 晉武節指揮使史宏肇攻代州拔

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

使駱從朗知州事晉主劉知遠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己

卽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

使歸款晉陽初契丹主耶律德光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

率錢帛徵督甚急及從朗既死民相率共殺熙 契丹遣使賜趙

暉詔卽以爲保義畱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  
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談翰攻暉不克晉主劉知遠見矩甚  
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

陝州據河澗之要自  
河東入洛津此其咽喉

也矩因勸晉主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晉主善之辛巳以暉

爲保義節度使奏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

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

按王晏先已爲保義軍馬  
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

應其副指  
揮使也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謀

入府州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畱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降

晉陽 契丹鎮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涇州人苦之賊帥王

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

浮航卽德  
勝浮梁

縱兵大掠圍

耶五於身城

涇州牙  
蓋在北城

契丹主耶律德光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

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

李守貞杜重威既釋契丹獲契丹人津遂爲所

節由是無久隕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三十里遣

弟超奉表求救於河東癸未晉主劉知遠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

契丹所殺 蜀主孟昶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

錄事參軍高介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聞而貪將士作

亂攻之密敗保東城眾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推爲兩

後考異曰周太祖賈贖允權爲府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

居田里漢高純賈錄云允權爲延州令明密以允權故將之子

恐與邊人締結移爲州主簿高後以聞而貪日惟誅掠是務允權

乘其民怨時以言聞之復遣視黨者備諸部眾心遂搖黃本云允

權爲延州令密徙爲爲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賈錄又曰契丹犯

闕以周密爲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

統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擒今從漢高純賈錄 據西城對史曰延州有東西密應州  
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

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耶律德光賀平  
晉國德光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  
敢坐飲 蓋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

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  
祖天祐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

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  
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契丹

主以唐明宗年長於德  
爲且故拜王淑妃爲嫂

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

劉遂凝以劉  
遂凝以劉

淑妃以

德光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

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德光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右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劉珣以目疾辭位罷爲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

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而律德光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

如此亟遣秦甯節度使安審琦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

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埤橋埤橋在宿州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

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

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

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

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

去三月丙戌朔契丹主耶律德光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

閤禮歐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朝至薦食諸

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

見故謂之入閤然高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自朝仗以後

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朝堂後正衙常日磨仗而

望人間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

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

後列國紀三十一 西



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要  
有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  
乘轎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  
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嚙桂鶴官拜次籍叫次閣門勸契次閣門  
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掛次細  
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簾至位對掛次率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  
對掛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掛殿歇靴入  
沙鞬兩拜立定次引宰相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  
引拜舞踏三拜引至位對掛通事舍人引宰相於東西踏道下立  
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掛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掛殿出  
次執文武班簾南班掛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掛殿出次細仗出  
次引宰相香案前奏事訖宜徵使嚙好去南班掛殿出次閣門使  
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進前奏事訖御銜位轎掛宜徵使宣所奏  
知又兩拜舞踏三拜舍人嚙好去南班掛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  
上次監奏御史向班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事准  
無事次謁控起官門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禁歸內又按歐史梁  
太祖乾元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入閣儀梁所定也  
既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  
爲書則其儀爲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誌朝儀之變文明殿  
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亦官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德光大  
制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閣

德光大

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既而顧馮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百姓雖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晉主知遠獨河東雜稅戊子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辛卯高允櫛奉表

降晉陽晉主劉知遠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奔晉陽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降晉陽

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

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

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孟昶命漢韶詣鳳

州行營契丹主耶律德光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雖

久畱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百官其國爲上國

當畱親信一人於此爲節

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德光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德光

資治通鑑補遺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五

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

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

唐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高節鎮欲兼華夷而撫之也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

之兒子其妹復為懿光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

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

鰲浦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

簣不能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

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

至此百久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

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

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

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

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唐東南守將劉

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爲東南守

將

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

泉福相爲奇齒福州平則泉州爲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

建封

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

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

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余安引兵

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

自福州還也

謂唐成

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

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雷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

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

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

地險土

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

我穀成熟徵租至冬看穀畢收

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

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

唐主季環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唐從效自此據有涼泉

契丹主耶律

德光將歸遣使謂唐人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

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爲中原主唐使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

稷已固爾主不忘舊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亦遣使報聘旣而唐主環歎曰關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 壬

寅契丹主耶律德光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

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備樂器儀仗

而已夕宿赤岡德光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在招撫

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德光自白馬渡河謂宜徵使高勳

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蜀  
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振散關以絕援路。張  
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錢宏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  
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宏傑爲丞相。爲宏傑副國張本庚戌晉主劉知

遠以其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

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開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將攻相州梁

暉請降契丹主耶律德光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  
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德光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  
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  
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  
度使王繼宏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

謀舉州應晉陽德光執而詰之穀不服德光引手于車中若取所  
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  
不屈時德光已病因好謂穀曰我南來時人傳爾語云我必不得  
北還爾何術以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貧無  
術蓋爲人所陷耳詞氣益嚴穀乃釋之時晉中書舍人陶穀頗工  
歷數嘗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  
得歸國時人苦契丹之暴競傳其語而德光聞之誤以爲李穀故  
詰之晉主劉知遠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  
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宏肇領忠武節度使  
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  
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  
觀察也

癸亥登立魏國夫人李氏爲皇后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所過

城邑邱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燕王謂顧道延壽願

張弼曰爾亦有力焉

張弼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死以饒中國

甲子晉主劉知

遠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密州蘇禹珪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於太原更

名從阮

漢帝名也

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爲節度使

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

置節鎮以寵之許史曰升府州爲永安軍折振武之勝州并於河五鎮以隸之

又以河東左都押牙陝人

劉銖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

州乙丑晉主劉知遠遣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晉以王守

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武節度使又以尙嵐軍使鄭謙爲

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

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

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

二州義軍都制置使

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罷

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鄆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

晉主劉知遠聞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爲前驅又遣靈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

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船數十艘載管鎧仗將

自汴泝河歸其國

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

命宿國都虞候榆次武行

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

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

行德與將士

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

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

首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

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延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

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

州有戍兵其迫太爲鄭王

去年方太以安國節度使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節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

屬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

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爲僧也

嵩山

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覆以衣之帥眾萬餘襲

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懼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

戍兵俱西

至洛陽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

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

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畱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

畱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

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

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

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考

曰實錄方太傅云劉結止許田復有預陽氏巫姓朱斌密王營  
軍于洛南郊天墜虜出餘人太帥部曲兵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  
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附蓋記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  
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力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

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昫自許還洛陽蕭翰時  
劉大梁昫疑

潘環構其眾遂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宏肇

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

聞宏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宏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

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  
所據故仔懷州以通河陽九域志懷

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晉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德光聞河陽亂歎曰

我有三失宐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殺

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唐主李璣以僑詔敗軍

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開元三年

手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害人蠹政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音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惟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遂擅威權御史張緯忤旨權要以越職貶官嚴續國之尊戚不附姦儉亦遭排斥張義方上疏正論僅免殿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遂拔常夢錫居宥密蕭儼爲侍從張緯爲赤令于是羣小疑懼結酷吏司馬正彝爲同惡之濟迫脅忠臣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岑覺延魯更相違戾

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是故用之宜左傳杜預曰

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彼精銳者每北饋運者

死亡取侮憐却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議論則悲魏毀之於中

正鋒持之於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陝覺延魯雖已伏辜而延

己與岑膺在左右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延己蔽惑天聰斂怨歸上

作爲威福專任愛憎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岑譏疾君子交結

小人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

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帑燧取與繫岑一言

罪者天兵敗亂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

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眾怒熇主以文蔚所言太過怒貶江

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初延魯銳于進取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其兄延己詰之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利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悖悖循資為宰相也及是身被五木鎖鑰甚嚴延己歎曰弟不同為循資宰相乃一至於此兄弟遂為讎隙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

事見上卷百四

年運三上表待罪不問詔流覺於新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

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為之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曠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邱黨與必為禍亂齊邱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而熙

載生平實不能然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

蜀自是盡百秦

鳳階成之地

奉頽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至臨城得疾及樂

城病甚

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爲臨城縣宋白曰樂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湖縣使城置樂

城縣九城志古樂城晉樂比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千里樂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 苦熱聚冰於胸腹

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

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人遂以爲地名宋白曰殺胡林

唐天后時襲突厥蒙胡死于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

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狎趙延壽恨德光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

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

所部兵相繼而入

范成大北使錄自樂城至恆州六十里

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

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

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

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德光愛至國述律

太后不哭曰待諸部甯如故則葬汝矣

各日備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

晉主劉知道之自壽陽還也

見上

二月出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

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

百餘舉

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煙取其煙直而衆難風吹之不斜

晉主曰此虜將遁張虛勢

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

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

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

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

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終

於待賢館上事

上事者言欲禮上以  
領權知南朝軍國事

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

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

固請遊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二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耶律兀欲台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

於所館飲酒

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

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

壽曰妹自上國來

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

甯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

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

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

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聞一日兀欲至待

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矣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

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

恆州府署也

宣契丹

主遺制

遺制凡欲自爲之也

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

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卽皇帝位

德光取中國以恆州爲中京

於是

始舉哀成服旣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卯晉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爲建雄節度使

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晉主劉知遠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州

鎮

時爲恆州契丹所陷聚焉魏州杜重威

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晉主欲自石會

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羣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

迂勞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進前退則邀後糧餉路

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

陝晉二鎮相繼款附

陝晉歸附事見止卷上年

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

洛汭定矣晉主曰

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宏肇大軍已屯上黨

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爲便司天奉太歲在午不利南行

宜由晉絳抵陝

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州晉

主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

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爲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

諭諸道

甲午晉以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

瓌爲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爲少尹牙將太原將進爲馬步

指揮使以佐之

李存瓌等後遂爲北漢佐命

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是日劉晞

棄洛陽奔大梁

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

南節度使馬希廣

鎮南軍漢州時屬唐

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慎希

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初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喜諫諍希範惡

而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其忠乃召之託以希廣壬辰夜希範卒將

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朗

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

府學士李宏舉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蠻皆置之掌門戶

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朗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

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朗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

矣拓拔恆亦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

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彥瑫等

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

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其立之考異曰

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區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湖故事希廣又

不能強弱猶豫之聞羣輔即日眾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贊之以

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繼終之日謂言以付希範案希範存時  
若已集國官傳位希範則沒後將依誰敢更有異議必彥瑫等嚴  
託希範遺令也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  
今從朔州故事

不出爲馬希範攻  
殺希廣張本

丙申晉主劉知遠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可西史宏肇奏克澤州始宏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晉

主以宏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

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宏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

矣晉主未決使人諭指於宏肇宏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

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晉主乃從之宏肇遣步將李萬超說令奇

令奇乃降宏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

逼河陽張遇率眾數千救之戰於南阪太行南遇敗死武行德出

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

家台直隸府志卷三百八十七 後列國紀三十一 三

後晉天福十二年

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謀北桓之軍爲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

宏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宏肇將至廷勳等擁眾北遁

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過衛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

耳漢兵又進而迫之故遁三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宏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宏肇爲人沈

毅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

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晉主自晉

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宏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辛

丑晉主至滎邑滎邑漢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滎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

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

殺晉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爲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

門同名契丹將趙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

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晉主劉知真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

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

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翰遣高謀翰迎之矯

稱契丹主耶律兀述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兀欲

在恆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斃之所謂之下宮不得已而出

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

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鄆城程光毅爲樞密使鄆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漢

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旻權侍衛

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

倍宗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

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王寅翰及劉旻辭



行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

高行周唐明宗視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

恩召之爲衛

武行德於河陽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

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

子爲意眾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滅五千與燕兵

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

北救謂契丹之救也

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

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

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闕城塗炭終何益乎眾猶欲拒守

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

文安漢縣唐屬冀州以戰國七雄有

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疆莫皆燕之前界以唐諸道節度言顧事有之則瀛莫慮龍巡區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

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

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

彥韜從故晉主石重貴北遷

見上卷本年正月

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

爲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兀欲幽太后於阿

保機墓

胡騎入遼條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殿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道祖州和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

也今並錄之

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兀欲

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

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 初契丹主耶律德

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宏

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

都虞候

樊暉以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

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

卷是年

四月 戍兵無糧仗唐英以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及是唐英聞

漢主劉知遠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宏暉殺唐英繼宏自稱

留後遣使告漢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宏爲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爲

磁州刺史契丹安國節度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

答審馬部都指揮使劉鐸爲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

麻州

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

爲諸將逐麻答張本 漢主劉知遠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

賀且求鄂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

自唐以來新君踐阼則遣使加恩於

諸

鎮 唐主李璟聞契丹主耶律德光卒蕭翰奏大梁去下詔曰乃

眷中原本朝故地

唐主自謂出于吳王恪故云然

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

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議經略北方聞漢主劉知遠已入大

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漢以馬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

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

威言於漢主劉知遠曰趙匡贊契丹所署

見上卷本年正月

今猶在河中

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

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

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

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爲護國節度

使加兼中書令

爲李守貞據  
河中張本

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爲晉昌節度

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吳越王錢宏侖以其弟台州刺史

宏似同參相府事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畱後

李仁達降唐唐  
賜名宏義編之

屬籍及其叛唐爲唐所攻李救於吳越而安字  
犯吳越諱改名爲達其弟先名宏通亦止名通

自詣錢唐見吳越

王錢宏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贊旣而孺贊悔懼以金

筍二十株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

宏侖從之

爲李儒贊叛誅甲  
進思不自安張本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

事見  
二百

八十五卷言  
開運三年

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宏璫質

於麻答以求援趙延壽之入契丹也置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

趙延

高爲契丹土兀欲鎮之北去

指揮使張璠將之重威請以守魏

爲張璠助杜重威守張太

麻答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漢

主劉知遠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甯節度使慕容

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爲慕容彥超縱恣廢權高行周將帥不和表下

辛未漢楊邠郭威

王章皆爲正使

帝卽位于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爲正使

時兵荒

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

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宏肇自太原來

者朝廷兵謂首領舊兵

章白漢主劉知遠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

用度克贖

庚辰漢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

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高祖湍文祖明元皇帝曾祖昂德祖恭僖

皇帝祖僖祖昭獻皇帝考典顯祖章聖皇帝妣皆爲皇后凡六

廟其諡號及樂章舞曲皆吏部尙書判太常卿張昭所定也昭卽  
昭遠避漢主諱故改謚 契丹將麻荅貪猾殘忍民閒有珍貨美  
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  
欲以威眾常以鉗鑿挑害之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  
居於其閒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曰茲事漢人  
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宏文館李  
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然契丹或犯法  
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夫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卽  
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洛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主  
劉知遠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漢主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  
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

劉鐸居契丹守九城志洛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

鐸請兵於麻荅

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  
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  
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  
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眾心怨憤聞漢主入大  
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  
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良契丹尙疆猶豫未發會楊  
衮楊安等軍出楊衮并魏州楊安攻洺州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  
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爲號辛巳契丹主耶律兀欲遣騎至恆州召  
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  
契丹酋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  
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

及市人以鉞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

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

恩州時屬南漢境  
白再榮舊領也

狐疑匿於別室

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

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賊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

貪狡者乘亂剽掠備者竄匿八月壬午劄契丹自北門入

恆州牙  
城北門

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

道李宥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會日暮有

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

晞崔廷勳皆奔定州

恆州東北至定  
州一百二十里

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

卽耶五也

耶五初鎮檀州而兵  
亂契丹又使鎮定州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眾推道爲

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立擢諸將爲副後時李榮功



李榮先據中軍授兵與契丹戰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

知雷後具以狀聞且請按兵漢主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

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爲天驥後唐復舊長興元

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

改左右大馬坊熙寧二年白再榮貪味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

饒管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

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文舊言軍帥耳非官名也

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卽洛源縣仁壽二

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

門樓嚴兵白衛司天監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

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寢凝各以家財

與之又欲殺寢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

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

桓舊鎮州也

豈獨公

之力邪纔得脫死遂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  
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  
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楊衮  
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卽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眾降漢  
獨旌孝子范文通文通父羲爲西水縣令卒於官文通葬之廬於  
墓側以至孝聞有盜發羲冢羣虎逐之虎見文通則弭耳而去

庚寅漢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  
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  
知而不問 辛卯漢復以恆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

改恆州及順國軍見

二百八十卷

晉天福七年 乙未漢以白再榮爲成德節度後踰年始以何福進

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

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爲二人之功始賞之

漢敕

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併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

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鄉民

劉昫曰平陰漢肥塚縣隋及平陰縣

屬滑州唐屬邢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邢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順安世家說曰古無鄉名今之鄉卽古之鄉野也凡地在民中邑中則名之爲鄉鄙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足也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粗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鄉名唐令在田野名爲鄉置鄉正一人則鄉之爲義明矣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

謂爲河東節度判官時也漢主劉

知遠生且令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無輕重盡殺

之還報曰獄靜矣及爲相朝廷草創漢主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

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胷臆不拘舊制

雖事無留滯而用舍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楚王馬希廣

庶弟天策左司馬馬希崇性狡險陰遣兄希萼書言劉彥瑫等違

先王之命

馬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長興元年

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自涇州

來奔喪乙巳至跌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

水軍逆之命涇州將上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

今潭州西北出有碧

湘門馬氏蓋立

克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求還涇州

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甯分潭朗而治之乃厚

贈希萼遣還涇州希崇常爲希萼調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

爲內應 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匹歸其國至是漢兵乏馬

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 遷以錢宏侗爲東南兵

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荆南節度使高

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 以漢兵北討魏州未暇南救也 山南東

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卻之又攻漢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 九域志

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 乃絕漢附於唐蜀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

福建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

奪其貨幣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曾不爲愧

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南海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

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唐主李環以太傅兼中

書令宋齊邱爲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劉晟 籍註中國既有漢故

之 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宏弼貴王宏道定王宏益辨王宏

濟同王安儲益王宏建恩王宏偉宜王宏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閒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荷玉樓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初漢主劉知

遠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卽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

濤乞斬張彥澤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七年

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

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

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

彥超

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它變欲自將擊

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

空兼門下侍郎瀋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竝同平章事

爾魯貞固少時嘗中

蠶遂覺有物贅在喉中飲食每爲雙闕及拜相日卽大吐有物狀如蟬蛻落銀盤中毒氣神人焚於中壩吳閩百里外人皆異之

戊寅詔幸澶魏勞軍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馮道李崧和凝

自鎮州遷漢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庚辰漢主

劉知遠發大梁運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

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

戊戌漢

主劉知遠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言於漢主曰城中食

水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漢主然之

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轍行周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實其口

示受

陵所而不

敢言也蘇逢吉楊邠密以白漢主漢主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

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營言車

獨至卽降漢主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申食  
浸竭將士多出降者彥超固請攻城漢主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

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

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卽蕭翰所謂也見上五月漢主入大

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漢主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下度曰繁臺本師

曠吹臺繁孝王增築曰繁臺群史曰繁臺卽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

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繁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漢主屢遣人招諭許

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

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漢主曰城之所恃者

眾心耳眾心苟離城無所任用此何爲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

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齊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



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宏璉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漢主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疴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資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爲殺杜重威市人贖其肉張本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眾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

澶州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既交驛接境而

慮必不相安故力辭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宏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義武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

指揮使徙彥超爲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吳越王錢宏俶

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宏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

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爲胡進思廢宏信張本十二月丙戌漢主劉

知遠發鄴都蜀主孟昶遣雄武都押牙吳崇輝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

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

度使兼中書令張虔劄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

重建劄之張虔劄以詔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興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宣徽使

韓采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劄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

翔既遣使招侯益又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

麟隨之以兵臨脅之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

谷以援長安

從趙匡贊之請也

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漢皇子

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以散騎常侍

李穀罷判開封府時京畿多盜中牟尤甚穀誘邑人發其巢穴有

劉德輿者梁時屢攝設佐居中牟素有材幹穀卽署攝本邑主簿

浹旬穀請侍衛卒數千佐德輿德輿遂悉擒賊黨其魁有二一卽

縣佐史一卽御史臺吏搜其家得金玉貨財無算自是行者無患

癸巳漢主劉知遠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福贊與吳越戍將

鮑脩讓不協謀弒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

是日殺福贊夷其族

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年卷首

乙未漢追立皇

子承訓爲魏王 漢鳳翔節度使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暉持兵

籍糧帳西還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修讓

傳李孺贊首至錢塘吳越王錢宏侗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  
度事 吳越王錢宏侗性剛嚴憤忠獻王安佐時容養請將政非  
己出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立功  
干預政事宏侗惡之欲授以一州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宏侗  
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有殺牛者吏案之  
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宏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  
斤宏侗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侗曰公何能  
知其詳進思踉蹌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宏侗  
爲知其素業故序之益恨怒進思建議遣李孺贊歸福州及孺贊  
叛宏侗責之進思懼會歲將除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宏侗題詩以  
寓意進思見之大懼知必殺己愈不自安宏侗與內牙指揮使何

承訓謀遂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邱昭券

薛史吳越王鏐母水邱氏昭券蓋外戚也

昭券以爲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宏侔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庚戌晦宏侔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宏侔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宏侔猝愕不暇發言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宏侔進思因帥諸將迎宏侔於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德昭乃拜進思稱宏侔之命承制授宏侔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宏侔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宏侔始視事進思殺水邱昭券及進侍鹿光鉉

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

光鉉宏侔之舅也進

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 是歲唐以羽林

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

唐蓋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

見二百八十四  
卷晉開運二年

戊漢乾祐元年二月唐帝承祐立是歲凡軍四國三節制南高從誨卒子保融嗣

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

元乾祐 漢主劉知遠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

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阻

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城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

止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

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

初晉昌節度判官李

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

入胡豈所願哉

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

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

謝罪歸朝必係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

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迹因

而停水處也非盈尺之鯁所可容身以論蜀小國勢不能吞荆匡贊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於

漢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漢主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

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

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漢主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

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卽聽其入朝侯

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甯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

行漢主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

朝則勿問若尙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漢主剗知遠更

名爲漢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 壬戌吳越王錢宏倣遷

故王宏倣於衣錦軍私第遣匡武都頭擗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

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爲進思害宏倣而不克張本 漢主

盡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漢趙匡贊不俟李恕

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

散關以北達於岐兼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

人同拒之

本道謂管日一道

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路風肯

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

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

爲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

蜀李

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

子午谷張虔劍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案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

因閉壁拒蜀兵虔劍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州涇州坊之

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漢主高天漸楊邪忌

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

劉信以從弟之親與侍衛故楊

後列國紀三十二



後漢乾祐元年

外忌之道

就鎮許州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漢主召蘇逢吉楊邠史宏肇郭

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

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於萬歲殿逢吉等秘不發喪庚辰下詔稱

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并其子宏璋宏璉宏璨皆斬之晉

公主及內外親戚一切不問磔重威屍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

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

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卽皇帝位時年十

八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

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於蜀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討兵

劫與俱西丁亥漢尊皇后曰皇太后選廷天臣知成德雷後白再

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雷後劉在明代之癸巳漢大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吳越王錢宏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進思屢請殺廢王宏侗以絕後患宏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等二人踰垣而入宏侗闔戶拒之大呼求救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於庭中入告宏俶自臨安入錢宏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宏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宏侗由是獲全 漢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後益尙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執內便宜從事之也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詭戊戌益入朝漢主承祐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

而殺之漢主哂之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  
漢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宏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  
朝參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七終